

鲍明路诗选

江苏
文艺出版社

鲍明路诗选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鲍明路诗选

作 者:鲍明路

责任编辑:陈咏华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南京雅典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

字数:100,00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758-4/I·723

定 价: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李 进

“漫长的时间并没有把记忆冲淡”。

这是鲍明路同志的诗篇《大海》中的一句。

明路同志于一九七七年五月逝世，到现在已过了十七个年头了。就人们的一生来说，这当然是一段“漫长的时间”。人生能有几个十七年呢！

在这十七年以前，我和明路相识、相处、相交，算起来共有二十年的历程。不论似水流年如何地冲洗，也不论因年老而记忆力如何衰退，十七年来，那相识时的音容笑貌，对同志的热情，日常工作的积极性，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，更不说那诀别时的印象了。

明路生于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，他死的时候，还

没有走完人生整五十岁的路程，实在死得太早了。

然而，明路给人间留下了他的诗。

十七年间，我曾一再想过，明路生前出版过《夜渡大凌河》等三本诗集，如果连同分散发表在报刊上的诗以及还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稿，经过整理和编辑，重新出版一本诗集，那该有多好！这不只是为了同志的友情对死者个人表示纪念，更因为这些诗自有存在的价值，它们会对读者有益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真是令人觉得欣慰而高兴，这本诗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了。

对于诗，明路是热烈地爱、积极地学、勤奋地写、认真地改、长期坚持着的。不论是在穿着军装的战斗生活中，还是在脱去军装的各种工作岗位上，他总是坚持业余写作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，这种执着自学和追求的精神是很可贵的。然而他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。他要做一个诗人，但他首先是当一名战士。

明路是一九四五年不满十八周岁的时候参军的。从日伪占据的江南，跑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，去充当一名抗日的战士。不过，时隔不久，日寇投降，抗战胜利了。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，作为一名解放军的战士，他就全身心地投

入到解放战争的斗争生活中去了。在参加北战南征的过程里，丰富的生活源泉，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。他本来不是以一个诗人身份去军队中“体验生活”。他是作为一名战士，在战斗生涯中有所为、有所感、有所识、有所思，要把它抒发出来、表现出来、记载出来。他的诗是“生活中来”的。这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”。

因此，我说：明路的诗是战士的歌唱。

明路在革命集体中生活，在战斗中成长，从一名解放军的战士，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战士。他热情地歌颂“青年战士”、“将军”、“老战士”、“文工团员”、“高射炮手”、“作战科长”……等等。他写道：

这是一个光辉的思想，
它永远使我感到温暖：
生生死死不离开集体，
险山恶水都能跨过渡过。

（《夜渡大凌河》）

做这样的战士，自然是值得自豪的：

可我们到底是战士啊，
天天不怕和死亡闹别扭
又怎能计较这风雪之夜，
计较今夜是零下四十度。

（《零下四十度》）

抱着战士的情怀，睁着战士的眼睛，说着战士的语言、唱着战士的诗歌；因此，他的歌唱是高昂的、热情的、朴实的、通俗的。于是，我认为，这就是他的诗的特色。

解放战争胜利了，新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。在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，明路有机会来到天安门前，他以一颗激烈跳动的心，在《九月的夜》中写道：

虽然我才是第一次
来到天安门前，
可是我这颗战士的心呀，
却已经一千次来过这里。

又说：

呵！你红色的天安门，
是那样威武那样沉静；
请允许我，刚归来的战士，
陪伴你一直到黎明。

当明路脱去军装，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工作以后，
他继续进行业余写作，生活环境变了，写作的题材
也变了，没有改变的是这颗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的战
士的心。谁说和平建设时期，就不再需要战士了呢？

路两旁林秸垛时隐时现，
村庄仿佛在轻轻地打鼾；
只有守卫江桥的战士，
还在用月光磨亮他的刀尖。

（《夜》）

祖国的建设，必须有战士来保卫。

战士的皮靴，
把凹下的砖地敲响；

姑娘的笑声，
随着鸽群飞到天上。
(《长廊》)

人民的幸福，必须有战士来保卫。

穿军装的战士，和不穿军装而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奋斗的人民群众是一体的，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也是战士。于是明路在《海》中会这样歌唱：

如今渔船载着海味和轻风，
飞快地荡过波浪的顶峰，
像是一群出色的战士，
从前方打了胜仗归来。

本来，明路还可以唱出更多的战士的歌，但是，一场众所周知的劫难，却限制了他的歌唱。当他得以庆幸“四人帮”覆灭之后不久，疾病却夺去了他的生命。这是我没有料到的。我不愿意去想，也不敢去想。自从他生病住医院以后，我不但希望他会好起来，而且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对于疾病，他也是战士，他有配合医生治疗的乐观主义精神，他有不怕苦痛与病魔斗争的勇敢气概，作为病人，这

是难得的主观方面的有利条件。用顽强的战斗意志配合医生治疗去战胜病魔，这也是常有的。看到他那与疾病斗争的情景，我想起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的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。我赞赏明路的坚强的意志，还特别相信他会好起来，继续唱出新的歌。

他患的是食道癌。一九七五年，他到上海住医院做手术。手术后病情有了好转，我到上海去看望他，他的精神是振作的，很令我感到欣慰。他留在上海继续住院治疗、休养，我回到南京，不时探询他的消息。有一次，我以“短句化简”：“申江寓病客，慰语梦中亲，一片相思意，填词寄故人。”附上了一阙《定风波》：

好汉无忧疾病身，沙场原是过来人。保尔成钢前例在，能耐，医疗配合要精神。

赢取时间君莫急，安逸，佳音盼报早回春。浮想飞翔高境界，愉快，豪情抒发待诗新。

以后，明路终于病情有所好转回到南京了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又不得不再次进入医院。谁也不愿意想到是潜在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到现在医学界还不能根治的病症，终于夺去他的生命。看来，明路虽

然一直在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，同时也有了思想准备，有了预感。这在他注明“得癌症后答探望的同志”的一首诗中已表达了这一点。因为他是个战士，是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战士，是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战士，所以他很坦然的写道：

快擦去眼泪，
别说我不幸；
既生就有死，
本来挺辩证。

这可不是悲观主义，不是对生活失去热爱的消极情绪，不是对人世的前途已没有希望。不，他热爱生活，他还要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，他还要写诗。他冷静地理智地看待生死问题，他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在这里，理智与感情对立地统一在一起，这是慷慨悲歌，似乎不是探视者来安慰病人，而是病人在安慰探视者。作为一个战士，他见过许多战斗中牺牲的同志，曾经，他写过《在战友身旁》的诗篇，他说：“战友，我的战友啊！……怎忍得今朝忽然永别！”他接着写道：

记得你曾经说过：
谁的生命也有完结的一天，
谁都不能回避死亡；
死亡，并不可怕，
只是不能亲见，
共产主义的大厦在平地矗立，
心里总是不甘。

最后，他表示：

如今，你牺牲了，
而我还活着。
我活着，
接过你那颗永远跳动的心，
接过你那枝被汗渍染亮的枪。
从此，
我要带着两颗心，
我要挎着两枝枪，
去作战！

这是写在一九四八年，其时明路二十一岁。很早的时候，他就一再经过生死的考验了。他实践了

他的誓言，踏着牺牲了的战友的足迹，继续战斗。比起牺牲了的战友来，他当然是幸运的。他能继续唱出他的许多歌，而且到了今天能够集中起来，编选印行。或许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：这本诗集，就是他吐的丝结成的蚕茧，读者可以从它里面抽出有用的丝来。

一九九四年八月

序

陈 辽

明路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十七年了。由于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，《鲍明路诗选》得以出版，这是对明路的最好纪念。

我于1958年7月，由部队转业到江苏作家协会工作。明路先我几个月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调来江苏作家协会。直到1977年明路不幸逝世，我们两人基本上都在一个单位共事；即使在1972年我“下放”到南京郊区的盘城中学以后，我俩也常相过从。可以说，我和明路整整有二十年没有分离过，两人相知甚深。

明路自1945年7月参加革命，即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。他当过解放军的炮兵连长，做过作战参

谋，担任过高级首长的秘书，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出生入死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。但是，明路不仅是战士，他又是诗人。入伍以后，他就坚持写诗。《夜渡大凌河》收入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部分诗作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他的工作岗位从部队转到地方，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生活，到煤矿，去草原，下农村，上盐场，又写出了不少好诗。《重渡松花江》这部诗集是他在建国初期所写诗歌的代表作。他来到江苏后，又奔赴生活第一线，再创作出一批优秀诗歌。《浪花集》是他来江苏以后的得意之作。在不到十年间，明路即出版了三部诗集，这在建国初期的诗人中是比较罕见的。当年，明路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参加了全国青年创作代表会议，在诗歌界有了不小的名声。

一位对明路十分熟悉的同志说过明路：你有时规规矩矩，有时老三老四。的确，明路在党组织面前是规规矩矩的，他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但在艺术问题上，特别是在诗歌创作问题上，他是老三老四的，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，绝不轻易苟同别人的意见，甚至显得比较固执。

明路认为，诗，不是做出来的，是在生活中有了强烈感受后，自然流淌出来的。他说，他在解放

战争时期的诗作，有的写在马背上，有的写在行军休息时的背包上，有的写在宿营地里的油灯下，有的写在两次战斗之间的暂歇中；突然有了某种强烈的感受，诗的创作冲动悄然来临，于是他就写下了某首诗的草稿。在《致哈尔滨》中，明路写出了他在进军途中的感受，这也是战斗在东北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的感受：

行进！
穿过茫茫雪雾，
给敌人个风扫残叶，
给敌人个迎头痛击。
手榴弹来不及扔，
往脑袋上敲；
枪机来不及扳动，
用枪托打；
笨重的大炮也发起冲锋，
直接瞄准敌人的鼻子轰击。
是怎么回事啊？
我们的两条腿，
赛过了十轮卡车？
我们粗劣的武器，

压倒了美式装备？
哈尔滨，亲爱的城，
只因为我们心里，
燃烧着对你的爱。

《鲍明路诗选》中的每一首诗，就都是明路在对生活的强烈感受里用真情写出来的。

明路一再和我谈起，诗必须有形象。写人要有人的形象；写物要有物的形象；写景要有景的形象；即使是哲理诗，也要把哲理转化为某种形象。所以，明路的诗，没有空洞的说教，更没有苍白无力的口号，每首诗都有形象在。在《一个青年战士的歌》里，诗中的“一个到处流浪的孩子”，在旧社会“无力地在路旁倒下”，但在他入伍后，党把他抚养成人，“成为革命军队的一个战士”：

是你给我一对宝贵的眼珠，
让我能看清世界的秘密；
懂得了怎样改变它的颜色，
我不再发出低沉的叹息。

青年战士的亲切而又光辉的形象赫然站立在读者面